

著 爾 蘇

的 中 業 企 聯 蘇

神 精 勇 英 動 勞



局 版 出 籍 書 文 國 外

科 斯 莫 〇 年 三 四 九 一

# 蘇聯企業中的勞動英勇精神

## (一) 復興的國家

如果把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俄國經濟地圖拿來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對照一下，那就難以相信在這兩幅地圖上所描寫的是同一國家了。的確，國家面貌是完全改變了。

在佔地球六分之一的龐大俄羅斯帝國版圖上，有十分之九的區域都蓋滿了完全沒有調查和研究過的「空白地方」。遠東和西伯利亞被視爲「草莽偏隅」，高加索和中亞細亞被稱爲「窮鄉僻壤」的省份。而遠北邊陲則仍如洪水泛濫時代一樣，毫無人跡，「鳥獸不驚」的邊區。

在這些「空白地方」底地層下却蘊藏着無數珍寶，可惜當時無人想到。雖然有如羅曼諾夫和麥傑列夫等偉大科學家猜到過，然而當時政權是握在地主、貴族手中，他們是只知徵逐個人私利，完全不關心國家發展的。

自然界慨然賦予了俄國以各種富源：水流豐滿的江河、茂盛的森林、金源銅礦和其他世所罕有的有色貴金屬以及取之不盡的煤油、煤炭、鐵苗等礦源。可是，雖然如此，當時所使用的生鐵却是從外國運來的。甚至煤炭，有色金屬以至於鐮刀、針、衣扣都是入口貨。在國內許多最大區域，如中亞細亞和高加索幾乎完全沒有工廠。即在集中於中部和南方（頓巴斯，克里沃羅什）的很少的俄羅斯工業中也沒有為國防所需要的最重要部門。全部礦山、礦井、五金工廠和機器製造工廠差不多有三分之二都是屬於外國人的。所有的機床、鋸壓機、渦輪機以及其他大部分複雜機器都是從外國運來的。甚至俄國各大企業中的裝置都簡陋得使人驚訝。苦重緊張的勞動却只有低微的生產率。

列寧於一九一三年時寫道：

「俄國畢竟還是一個異常罕見的落後國家，是貧窮和半野蠻的國家，按其所具有的現代生產工具設備來說，它劣於英國四倍，劣於德國五倍，劣於美國十倍」\*。

在技術方面和經濟方面的落後威脅了國家底政治獨立：軍事工業不能給軍隊以必須的武裝和彈藥。所以列寧於一九一七年，還在十月革命底前夜時就指示說，將俄羅斯由不可避免的破產中拯救出來的道路只有一條：就是「在經濟方面也趕上並超過先進國家……或是

滅亡，或是開足馬力猛勇前進。歷史就是這樣提出問題的」\*。

偉大十月革命改變了國家的政治制度，創立了新式國家——把政權轉歸工農代表蘇維埃了。革命取消了地主土地私有制，把工廠、土地、鐵路、銀行等都轉為全民所有，轉為社會所有了。革命開闢了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嚴酷憂患，隨後又是國內戰爭的嚴酷憂患，使國家經濟甚至比戰前的可憐水平還要倒退幾十年。淹沒了的礦井，破壞了的礦山，毀壞了的運輸不能供給煤炭和金屬了。各工廠因為缺乏原料、燃料和其他材料都已停閉。糧食也不夠，——在一九二〇年的農產品只及戰前之半。在這種情形下，還可設想到建設巨大電站、強大工業、運輸和先進農業麼？

「在森林遍野，農民愚昧無知，技術發展極微和工商業頹萎不振的廣漠曠原上，能否再想出比此更大膽的計劃呢？」——這是英國著名作家維爾斯於一九二〇年遊蘇聯時，聽到列寧講了關於俄羅斯電氣化的著名國家計劃之後所寫的。他又寫道：「只有那些非常富於幻想的人們才會妄想在俄羅斯實行電氣化哩。至于我個人是絲毫不能想像到的：」。維爾斯在其長篇空想小說「時間機器」中，曾「大胆」地推測到幾萬年以後的情形。

可是，當他聽到這位「克列姆里宮的幻想家」帶着深刻確信的神氣預言其衰弱飢饉祖國之最近將來的繁榮前途時，他却表示不相信了。的確，爲要在經濟破壞的情況中，把前途預先看得這樣明顯，是要有如何偉大的英明遠見，是要有如何無限相信人民之無窮創造力量的信念呵！

是的，也正是在饑寒交迫的一九二〇年間，根據列寧和斯大林底指示，製定了按社會主義道路改造國家的計劃。由於實行這個發展國民經濟的世界第一個偉大計劃，以及繼續實行的歷次計劃，使蘇俄成了強大而不可戰勝的頭等工業國家了，使它不但能抵抗希特勒底軍事機器，並且能把它粉碎。

蘇維埃制度之能使蘇維埃人民在這樣短促的歷史期內實現偉大的國家改造並建成富強國家，其力量底源泉究竟何在呢？

世界上除蘇聯而外，無論在那個國家中的每一個工廠，每一個企業差不多都是私人的。而這些人所首先關心的，只是如何在自己企業裏獲得更多的利潤。

在蘇維埃國家裏所有工廠以及一切財富的主人是以國家爲代表的全體人民，是工農底國家。由企業上所得的收入不是爲個人的利益，而是爲全體勞動者底利益而使用。蘇聯每個勞動者都知道，他不是爲某個或某些主人的利益而工作，而是爲自己國家、自己的祖

國、自己本身的利益而工作。所以工人都把蘇維埃工廠看成是自己的切身事業。其發展和興旺也如同全國之發展和興旺一樣是與工人有切身利害關係的。

同時，把所有生產工具轉為社會財產，轉為全民財產，能使全國經濟根據統一的、預先製定的計劃最適當地繼續不斷發展起來。這種有計劃的發展生產並不是由於競爭或個別企業主的私人利益底意志，而是由於全國人民利益所鼓舞的。

蘇維埃國家從第一次世界大戰，接着又從國內戰爭所遭受的災難比任何國家都多。然而由於蘇維埃制度底優點和有計劃的進行經濟，使它在恢復經濟事業上能先於其他任何國家達到了戰前的水平。波爾什維克革命的速度把恢復經濟的期限縮短了。

斯大林在實現列寧底偉大遺囑過程中，曾於一九二五年宣佈了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的綱領。這本是一個很困難的任務。按照斯大林底這個計劃，需要在最短期內用先進技術，用能保證國防力量的雄厚工業把落後的、農業的、在軍事上薄弱的國家武裝起來。

國防堅決要求：增加出產燃料和原料，擴大五金和機器生產，使國家脫離對外國的依賴。這就是說：要從新創造本國的重工業——建立成百成千新的五金工廠、機器製造工廠和化學工廠。

斯大林說道：

「如果沒有一種充分的國防工業基礎，那就能保障國家的獨立。在工業中如果沒有高度的技術，也就不能造成這種工業。這就是我們需要迅速發展工業並命令我們迅速發展工業的原因」\*。

人民叛徒托洛茨基輩、布哈林輩、季諾維也夫輩一流人盡力用各種方法阻止工業的發展，企圖使工業發展的速度緩慢下來。可是斯大林却揭穿了他們的企圖並毫不動搖地堅決引導國家按列寧的道路走去。

在各種緊張條件下，恢復了國民經濟並為國家繼續發展造下了基礎。社會主義制度在實際上已證明了自己的優點。可是，俄羅斯底歷代落後性還沒有克服掉。

所以在恢復時期結束後，就根據波爾什維克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底指示製定了改造蘇聯全國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三年）。而這個計劃估計到必須使工業化有飛快的速度。

外國刊物把第一個五年計劃稱為「幻想」，「烏托邦」，並以不相信的譏笑口吻寫道：「波爾什維克企圖在五年內實現那些在順利條件下需要五十年才能實現的事業，而這

\*斯大林著，列寧主義問題，俄文第九版，第三五八至三五九頁。

種順利條件，連波爾什維克自己也承認是沒有的。誠然，條件是不很順利的，然而，五十年的道路連五年也沒有需要，竟在四年內走完了。

外國對於第二個五年計劃已經不是譏笑態度了。甚至蘇維埃國家底敵人也懂得了，波爾什維克是言行不悖的。俄國在革命前，按工業規模佔世界第五位。在兩個五年計劃以後，則已佔第二位了，只遜於北美合衆國。

在兩個五年計劃內（其實只八年多），遵照列寧——斯大林黨所擬定的計劃，已建立了具有雄厚驚人技術的巨大工業。在這些年份內新建成了重工業基礎（黑色金屬冶鑄業）及其心臟（機器製造業）；創立了並迅速發展了化學工業；出現了各種新生產部門：蘇維埃人們在自己的工廠裏，用本國原料開始出產機床、汽車、拖拉機、摩托、飛機、渦輪機、發電機、新的巨大輪船、火車頭以及其他最複雜的機器。只賴有此，國家才能以強大的坦克、驅逐機、轟炸機、大砲、機關槍以及其他最完善的自動武器把紅軍武裝起來。這就是斯大林工業化速度對國家的貢獻！

同時，除了發展各舊有工業區域外，又在歷來空無所有的各區域內很快地建立了新工廠、礦山、礦井、電站、煤油塔和鐵路。例如，在東方產生了新的巨大煤鐵業中心——烏拉爾——庫茲涅茨克綜合工廠和『第二個巴庫』——在烏拉爾山西南坡面區域裏發生了新

的強大煤油根據地。在這裏顯示出波爾什維克黨及其領袖斯大林底英明先見。在東方建成的新工業中心，現在對於國防有莫大的意義。

對蘇聯地質的詳細研究，證明國家擁有巨量的自然富源。從前所發現的尚不及十分之一。在以前的『遼遠邊陲』發現了石炭、煤油、有色稀金屬的豐富產地；在索力康區發現了世界最大的鉀素蘊藏，在以前空洞荒涼的可拉半島上發現了磷灰石以及其他最寶貴的礦藏。在一九三八年第三個五年計劃開始時，蘇維埃國家在生產技術方面，在發展工業速度方面已經超過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

在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時，蘇聯工業已經達到了一九一三年的水平綫。過十二年後，即一九三八年時，蘇聯工業產品已增加了九倍多。試問在發展最高的各國內爲要作到這種巨大的跳躍，需要多少時間呢？

英國和法國底工業產品在八十年內（一八六〇年至一九三八年）僅增加到三、四倍。就是工業發展很快的北美合衆國在五十年內（一八八〇年至一九二九年），也不過增加到九倍，而德國爲此則費了八十年的工夫（一八六〇年至一九三八年）。蘇聯僅在十一二年內就走完了這條困難的道路。

在戰前最後一年（一九四〇年），蘇聯工業底產量比一九一三年水平綫提高到十二

倍。國家在二十九天內所出產的工業產品就等於沙俄時代一整年的產品！

這樣的工業發展速度是世界上任何一國所沒有過的。

斯大林式的速度把期限縮短了：使一年的工作在一個月內完成了！

工業化在各基本工業部門中更獲得了異常的成績：例如，在一九四一年德國背信棄義襲擊蘇聯時，機器製造業底產額已超過舊有水平五十多倍——這裏把一年縮短為一個星期了！

所有這一切都是蘇維埃人民完成的事業。每個五年計劃都不僅體現於各新工廠、鎔爐和電站中，而且也體現於強大的紅軍和新人材中，他們創造着新生活，並不惜犧牲一切來保護並鞏固這個新生活。

## (二) 新人材

一九一九年春，蘇維埃共和國處在緊急的關頭。敵人從四面八方逼來威脅我國，又加之到處飢荒。當時工人每天只可領到五十個格蘭姆麵包，並且是滲着糲粃的，連這樣的麵包也還不是每天可以領到。在這樣艱難的時日，波爾什維克黨中央委員會號召全體人民以

10 革命的精神來進行工作，而工人也就以勞動英勇精神響應了黨底號召。

一九一九年五月間，莫斯科—嘉桑鐵路上的波爾什維克決議每天做加工一小時，並在每禮拜六完工後再作六小時的工作，一直到完全戰勝反革命的高爾察克軍隊爲止。在他們底決議上寫道：『我們共產黨員爲奪取革命勝利應當不吝惜自己的健康和生命，應當不要報酬的來作這種工作』。

嘉桑人底光榮模範很快就影響到全國各企業中的工人。他們明白，紅軍底勝利、革命底命運、共和國底生命都是有賴於他們的勞動的。經常忍饑挨餓而精疲力竭的人們都樂於自願無報酬地獻出自己的最後力量爲祖國謀幸福。

列寧曾關於這種勞動功寫道：『難道這不是最偉大的英勇精神。』列寧稱這種禮拜六爲『偉大的倡首』，他認爲這是以新的、共產主義的態度對待勞動的開始。列寧寫道：『凡是有平常工人奮不顧身，努力進行困苦勞動來關心於增加勞動生產率的地方，就是共產主義開始的地方』\*。

共產主義禮拜六的意義不只限於它幫助克服經濟上破產。而且它是產生強大社會主義比賽和突擊運動以及後來斯達漢諾夫運動的最初種子。

蘇聯全體人民都追憶着第一個斯大林五年計劃的光榮勝利。當時把國家變成了巨大建築廣場。在馬格尼托哥爾斯克、庫茲涅茨克和斯大林格拉等處的荒原上、在德涅泊爾淤灘上、在遼遠的西伯利亞、在烏拉爾的山坡上、在莫斯科附近、在窩爾加河流域、在北極圈內以及在炎熱的南方都有幾千百萬的建設者以互相比賽的精神戰勝了各種最困難的，似乎是無法克服的障礙。

勞動者在各種建築方面都是以自己的勞動勝利自豪的。在這些建築中不只產生了新工廠、新電站，而且在這些新建築地基坑裏，木架上降生了新人材。社會義務在這些新人材的意識中佔着首要地位，而把個人利益推到次要的地位了。他們的喜怒哀樂之與公共事業的成敗密切聯繫着，亦如公共事業底命運與他們的命運密切聯繫着一樣。

社會主義工業第一個巨大建築——斯大林格拉拖拉機工廠——於一九三〇年六月落成了。當時在國外曾引起如下輕蔑的諷刺：「哼，波爾什維克建成了一個很大的工廠，甚至是美國所沒有的。可是，無論如何他們自己是不會使用的，還得來請教我們的人才行呢」。誠然，當成千的青年男女初到工廠來學習在海外運來的精妙機床上工作時，是困難的而且是非常困難的。就是當時熟練工人也感覺能力不夠。機器不聽人的使用。

非堅決不移，按部就班研究這些奔流不息大批生產的精緻複雜科學不可。須在工作中

學會從未見過的新技術，須在幾個月內學得美國在幾十年內所積累的經驗。這種深奧科學是在經過許多艱辛困苦，錯誤失敗中才學會的。國家却因此贏得了寶貴的時間！

青年們有時耐心，有時着急地在機床前學着工作、直到學會後仍不拋開學習。這是蘇維埃工廠給了他們這種學習的可能，鼓勵了他們不僅為改良個人物質狀況而且直接為使企業興盛來繼續不斷地改善自己的技能。

充滿興趣的工作引起了人們前進的渴望。單作某一工作手續的工人獲得了豐富經驗和知識後，在極短期內成了裝配匠了。年輕的裝配匠按其成績升為匠師了。難道在這種條件之下，會有「上級人」輕視「下級人」的現象麼？不會有的。公共利益自然而然地把一切工作人員聯合在一個互相友愛的同志集體中了。

每個人都不僅對自己的成功有興趣，而且對每個鄰近工人的成功也有興趣。一個優秀的工人不是與落後者競爭，而是教導他，引導他前進，幫助他趕上其他的同志。新技術，連續帶底飛快速度並不是像近視專家們所預言的妨碍比賽，而是把比賽提到更高的階段。這種情形很多，不僅在斯大林格拉拖拉機工廠的情形是如此。

青年工人，少識字的鄉村青年男女，在工廠裏才受到初步社會主義勞動教育，不久竟成了工作間主任、匠師、工程師和構造家了。隨着工廠的發展全國各處都產生了新人

物。這些新人物把勞動事業看成是尊貴光榮的事業，看成是榮耀果敢和英勇的事業。這就是「善於把蘇維埃國家的強力提到應有的高度，並挺胸來保護它，使之不受敵人襲擊的健康活潑的工人新後輩」\*。

蘇維埃國家僅在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四年內，就產生了幾百個具有最完善機器的巨大企業。而各個舊的企業按其技術設備也完全改變了面貌。然而，工作還不是處處都提到了應有的高度。

例如，還有不少的礦井，像「中央依爾明」礦井，一連幾年沒有完成生產計劃。可是，在一九三五年八月三十日夜間在這礦井裏竟發生了震動全球的事件，就是產生了社會主義勞動的最偉大勝利。

有一個優秀挖煤工人斯達漢諾夫，他常在一班工作時間內挖掘等於生產額兩倍的——十三噸至十四噸煤。可是整個礦井，畢竟還是有虧空的。斯達漢諾夫每次思索這種現象時，總是想到斯大林底話：「需要有精通技術的人材，需要有能夠按照一切藝術規則來學會利用和運用這種技術的幹部」\*\*。

\* 斯大林著，列寧主義問題，俄文第十版，第三八三頁。

\*\* 斯大林著，列寧主義問題，中文版，第五五九頁。

熱烈的心思使斯達漢諾夫不安起來。他本來也和其他挖煤工人一樣，一人執行兩件工作：起初掘煤，隨後停下這個工作去上籬柱來撐住籬頂。爲了撐住籬頂至少要耗費多半天的工作時間。尤其是在這個時間內，勞動的主要工具——使人力增加十倍的氣鑽煤鎬不能工作。

利用技術，這就是說，首先就要使機器時時刻刻盡量工作毫不間斷。在這裏每一分鐘都是寶貴的，可是挖煤工人由這一工作換到另一個工作並每次去適應這另一個工作，需要白費多少寶貴的時間呢？有時，在一班工作時間內由這樣不可避免的幾分鐘的耗費竟積累到幾點鐘之多。真是不可避免的嗎？

斯達漢諾夫提議實行挖煤分工。讓一個礦工在全班時間內單只挖煤，而另一個礦工跟着他上籬柱。他頭一次的試驗就證明了他的計算是不错的。

斯達漢諾夫在一個著名的八月夜間，不到六點鐘的工夫，就採掘了一百零二噸煤。固然，有兩個上籬柱工人和他一起工作。然而平均起來，每人總還採掘了三十四噸——等於每一礦工底五六個生產定額。

過兩天後，礦井的黨組組長邱康諾夫就採掘了一百一十五噸，隨後礦工康才達洛夫採

妨碍並且每人都有發展自己本領的可能。於是，這種優良的勞動組織又得到了新的成功：斯達漢諾夫在六點鐘的工作班內第一次採掘了一百七十五噸，而後竟達到二百二十七噸。這是空前未有的世界紀錄！

斯達漢諾夫底偉大勝利是在社會主義勞動方面宣佈了革命。這種革命運動就以風馳電閃般不可阻遏的力量傳播於全國了。

：一九三五年九月。高爾基城莫洛托夫汽車工廠底打鉄間。

一位在不久以前才被指定爲生產隊長的青年鉄匠，有些志忑不安。這並不是由於他害怕自己不稱職，而完全是由於另一種情況：爲什麼美國福爾德工廠工人在一點鐘內能出產一百多個曲角槓，而我們蘇聯鉄匠有最好的機器裝置，還連自己很小的工作定額——九十六個曲角槓也不能完成呢？這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呢？

新隊長一開始工作時，就深刻懂得了一個很普通的真理，就是他不只是一個鉄匠，而且還是一個指揮官，這個指揮官要對自己全隊的工作負責。隊中的每一件工作手續像鍊條底每一個環節一樣，都是彼此聯繫着的：若是一個工人稍有耽誤，就必然會妨碍全部工人。因此，首先就需要組成一個固定的生產隊，使其中每個人都不僅按照自己的興趣而且

按照自己的本領找到適當的工作；因為，各人的精明、敏捷、體力和耐性等等的發展都是不同的。需要嚴格分定責任，那時每人就會很快地得到有益的工作習慣；就會產生一種負責的高尚感覺：不只是各自對於個人工作負責，而且對於全隊的工作負責。而最主要的是，當生產隊把工作安排好了，隊員們都做得合手了，那時就誰也不會落後，誰也就不會妨礙別人工作了。

當然，這些意見並不是一下子就想出來了的，有許多是在工作過程中產生的。生產隊長目光炯炯地注視着，使全隊工人都不急不慢地以同樣的速度共同工作着。他仔細研究了每個人的工作情形，耐心地教導每個人不要有多餘的舉動耗費時間和力量。他同時也沒有忘掉自己的工作。

打鐵工人製造曲角槓是要經過幾次手續的。每個基本手續，以至兩次手續之間的準備手續都是按時間嚴格計算出來的。只是忘了一件「小事」：就是某幾種準備手續，如果學會了的話，那末，與其次第執行，倒不如同時執行便利些。這樣可以節省很多時間嗎？至多不過三四秒鐘而已，但是，這幾秒鐘是很寶貴的。製一個曲角槓，原規定三十七秒半鐘，而這位鐵匠現在只化費三十四秒鐘。在一點鐘內他已不是製造九十六個曲角槓，而是

一百零六個了。